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逸民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曰堯稱則天

不屈頽陽之高頽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曰降風

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曰求其志或回

避曰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靜已曰鎮其躁謂達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

或去危曰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垢俗曰動其槩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或疵物曰激其

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撰無擇曰異哉后之為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闕暇者之所好也

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問反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

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性分文選作分性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街賣也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

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玉公也荀卿子之文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籍義憤甚矣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毛詩序

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纂字諸本或作

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注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旌帛蒲車之

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干旄在浚之城易賁卦以蒲車徵魯申公也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

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論語文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已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

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

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同夫

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辟代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也易云即

鹿無虞也光武問曰禽何向竝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

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

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

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為近之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廓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廓

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已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

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

言王莽篡位遺患遠引斯為得中此則稍過也

似勸光武且固根本勿與赤眉意爭關中

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
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
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損
竟不知所終

封曰二簋可用亨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易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

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

前書慶字子夏

俱遊五岳名山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

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

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

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

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

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

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

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

謂君臣夫婦父子

不去禍將及人即

解冠挂東都城門

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郭城北頭第一門

歸將家屬浮海客於

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盎也哭於市曰新乎

新乎

王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

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

今在萊州即墨縣東

南有大勞山小勞山

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

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

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

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呂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

徵萌託呂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呂徵我者呂其有益

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呂壽終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

不呂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

劉宗素謂
論都不足
當作也

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

收賦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

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諳之也故襄公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鬪日既

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

悟而去自此執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

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呂病

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

待見尚書以穀樹皮為綃頭也綃頭解見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

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

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已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

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

呂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

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

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

奏天子呂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

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

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

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

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

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

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

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呂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

徵不至呂壽終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

穀皮綃頭

劉孟臣服
此下案文
之語字

何云博君平名也史家謹仍會稽典勿之語不以前書核之身

以建光三公所愧且足開廣帝心子陵自高出一時霸封秦殆不敢自言假以諷其身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

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呂物色訪之以其形貌

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

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

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

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或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

曰買菜乎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

求益也

曰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

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

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

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

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

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

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

臥光曰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

人嚴子陵其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

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縣南有嚴子陵魚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八臨水各為嚴陵釣壇也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

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

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

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制信陽侯陰就光

烈皇后弟也呂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

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

稱衡何如井丹亦嘗脩刺

曰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曰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為修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鴻時尚幼曰

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

訪燒者問所去失也去上悉曰豕償之其主猶曰為少鴻曰無它財願

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

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女音尼慮反鴻竝絕不娶同縣孟

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

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

緝績之具及嫁始曰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

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

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曰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

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

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

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曰耕織為業詠詩書

彈琴曰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曰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

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

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

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

異州按上齊魯
舍車即深欲
從仲尼乘桴
浮海也

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悒怛兮傷悴志菲

菲兮升降爾雅註悒怛憂也非菲高下不定也假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

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嗔嗔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嗔音延讒言捷急之貌固靡

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尚賢德聊逍搖兮遨嬉續

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舍其車而過季札兮延就舟船

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冀幸

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舍舍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

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口囁囁兮余訕

嗟恹恹兮誰留訕謗也鄭玄註禮記曰恹恹恐也遂至吳依大家阜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

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

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

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苦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

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墓地

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

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

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

恢亦高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

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

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

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酈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隣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

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

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

家業對後

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甯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夜

嘗曰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

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孤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

棲曰違行或疾物曰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

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

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

故引康為喻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鑿穴為居采藥

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

史乃執贄見佟曰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往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

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

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

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

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遜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

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曰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

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曰韓徵君

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曰為田叟也使奪其牛

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奏殺亭長

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遜曰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遜山谷因

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曰才博顯

名章曰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曰觀其

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

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遜亦有理國養人

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

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

道曰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豈若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

而去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

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曰兔豈為事豈免網也毛詩序曰兔豈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

德賢人眾多故慎以為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

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

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意驢鳴意音虛記反良嘗學

之曰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

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

所曰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

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

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

已有晉人風

學駭鳴

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

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

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

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也悉將

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呂壽終初良五女竝

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筥木屐呂遣之五女能遵其

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

高一作喬

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

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

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

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呂功曹相屈光贊本

朝何如真曰呂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

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與幽

居恬泊樂曰忘憂將蹈老氏之高縱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

加袞職

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也

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徵真

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

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

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呂壽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

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

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

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

子邪立天子呂父天下邪役天下呂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

張溫對漢陰

懼音紀具反

采椽而萬人曰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剖茅茨不翦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

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

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

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

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莒滅曰臯陶廷堅不祀忽諸

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

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

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無所及矣二人欲與之語不顧

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林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其設須臾德公還直人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

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

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

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

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

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已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字士山入亦有令名要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漁嘗

太康中為龐公曰世人皆遺之已危今獨遺之已安雖所遺不同未

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只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

枉違遠也

山氏遂仕魏蓋遺安之意有不

能得之其子者矣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三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曹川生國章氏書

後漢書八十三

列女傳第七十四

列女

卷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

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尚遠也

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

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

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已後綜其成事迹為列女篇如

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嬀李姬各附家傳

嬀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竝不

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故召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召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

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列女之作本於子政斷自中興以後上繼劉書又於本書為合

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
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
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吾
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

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

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

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曲者也說文曰耒耜曲木見今

狐子沮恠不能仰視沮喪也作恠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

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

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見客而

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

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

屈音渠有是哉遂其終身隱遁勿反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

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自意目遺其

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

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曰行學不在姑嗜魚

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

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常自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

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北

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藩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

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為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

未知禮則恐是
失子情若君子
退而隱多禮
之教子如立
身不容已也

此及第

人爲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
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曰道匡夫郁
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

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竝解見文苑傳也故君曰責我我言而不用君

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
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

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

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

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

太后臨朝與聞政事曰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

司馬彪云馬續
述天文志續字
重則見馬援傳
末

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

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曰母憂上書

乞身太后不欲許曰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

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

慮前書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昭得曰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曰

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

違邠孔子稱爲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採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曰光昭令德

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曰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

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

謂騰惶弘閭也而曰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

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

言不足采，曰示蟲螳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

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

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年十有四，執箕帚

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言執箕帚主賤役以事舅姑。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

懼黜辱，曰增父母之羞，曰益中外之累。中內也。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

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也。恒恐子穀負辱，清朝

三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聖恩，橫加猥賜，金紫

官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曰為憂也。但

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

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

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卑

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

載弄之瓦，毛萇注曰：瓦，紡塼也。變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塼，習其所有事也。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

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

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

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名已之善也。

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

夙夜。作起也。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

也。正色端操，曰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曰供祖宗

潔清也，謂食也。左傳曰：潔齊豐盛也。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

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

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

也是。曰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

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曰御婦，婦不賢則

無曰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

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

可不整故訓其男檢曰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

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

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此曰為則哉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曰剛為德陰曰柔為用男曰彊為貴女曰

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

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

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

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

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

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

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

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曰和親恩曰好

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

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

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

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

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曰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

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曰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

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

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

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菽至尊在不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

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菽至尊在不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

之天也婦人不一適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

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

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

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不邪視出無冶容入無

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

脫視聽陔輸陔輸不定貌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

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

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

豈當可失哉物有曰恩自離者亦有曰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

姑云非此所謂曰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

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

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

可賞影響言順從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

姑之愛已猶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

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曰求親

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

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曰賢女之行聰

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

執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

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

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則能依義曰篤好崇恩曰結援使徽美顯

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延於

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曰自高於妹則因寵曰驕盈驕

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曰美隱而過宣姑忿而

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

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

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之文也順則婦之行凡斯

二者足已和矣詩云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

亦毛詩射作敦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婿之妹也亦有才惠為

書已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

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

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

還曰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識曰水各盜泉仲尼不飲廉者不受

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也況拾遺求利已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

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已至

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

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已就懿德若中道而

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

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

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

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

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

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已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

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安眾縣屬南陽郡四子已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

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

爾雅曰：娣，娣也。也。注：葬者之室。素紀曰：前有長吏，莫有紀者。

水經注曰：縣令度尚，使外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焯案碑云：經五百祀，矣。屍出與叔先雄事略同，此語亦不可削也。作者蓋專採典錄也。

孝甚矣，何不別居？曰：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曰：修華自後，訓導愈明，竝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勅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龔勝臨云並有遺令。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流。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

或作爪見項原列女傳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會稽

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厚齋云曾城碑云時能撫節按歌以五月溘婆樂神時迎伍君傳云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波娣神誤也棟案范書皆虞預典錄或有可據也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己，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投瓜爪字從世說注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

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

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

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已為笑今處姊

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

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與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已貨

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

之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它人之賢者猶丘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

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

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二人

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已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

兵常帷車已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

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

娥不肯去曰怨寒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

已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已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

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

刑其耳已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其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

猶可因姑姊妹已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

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已來歷代不替男已忠孝顯女已貞

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已豫自刑翦已明我情沛相王

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整寡婦曰整縣邑有祀必膺焉

蔡邕馬氏靈妻
曰春恬六十有三卒
于光和七年

娥魏志注中引
皇甫謐列士傳

作娥親父曰趙安
讐曰李壽

某皇亦
列女傳云
男名玉

何云此禮
宜修

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呂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曰其頭懸轆轤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軛長六尺鄭眾曰謂轅端壓牛領者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

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

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曰采許之魏書奕字伯益壽之子也為太子文學早卒因詐稱病

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

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

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

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其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

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

之曰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曰衣帶自縊

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

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

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

便解道程桎為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已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厚高云叔先雄水徑注以為先修符縣人

孝女叔先雄者隄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已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

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召金壁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廩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旦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

蔡邕賜書四千餘卷文姬誦憶四百餘篇

崇章卓傳卓以
牛輔子培素所
親信使以兵屯
陝輔分遣其校
尉李惟郭紀張
濟將步騎數
萬擊河南戶朱
萬其仲年因掠
陳留穎川諸縣殺
略男女所過無復
遺類文姬流離
在此時也案蔡
邕傳邕在長
安以從弟答謀
東奔兖州又欲
逃小山東則未
必以家自隨蘇
氏以董卓既誅
邕乃隨坐不應
文姬先罹禍亂
疑此詩為後人
作故不詳也

同時輩從略萬
計生來

此語自明無所依
歸不得不再嫁
祀之情

遠眺望仍指生
之子然身本華族
士女幸得贈歸又
難復出之曰徒有
冤神飛逝而已
結句言不知為期
遠近要之齋此悲
憤以終也前此夫
亡無子歸依父母
意外遭亂不能死

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
邦擁主呂自疆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
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
遺尸骸相掌拒庚反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
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糜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
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呂亭刃我曹
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并下旦則
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
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
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
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
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

此詩自陳
思而外
難方駕
設胡失身
括包此十
字中悲憤
之極不得不
呼天也前
載情事至
此略束

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
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
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
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
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
出腹子匈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
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笑
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
相寬大為復疆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
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祐
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
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飢當食

此詩自陳
思而外
難方駕
設胡失身
括包此十
字中悲憤
之極不得不
呼天也前
載情事至
此略束

歷紀得歸其獲
晚蓋豈知中外靡
依託命重嫁益
成鄙賤乎其為
悲之極復憤之極
者緣本非淫矣不
安其室流離所
迫成此困辱文無
辭得以自解仍恐
薄命反覆其
度尚未可窮以
故懷憂終歲無
生人一日之樂也

今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
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
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兜離匈奴歲聿暮
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
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
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
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
所生兒呼母兮嗥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
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瑛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飾操有蹤跡
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
所記也管彤亦管筆解見皇后紀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事見風故

天性柔順易曰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

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夷有九種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即曰吠夷于夷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益日之所出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昧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

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自是或服或畔

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

東夷

房山

盛血仰而射之。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柝，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

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

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召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

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大各鵠食，持所棄卵，銜以歸，母

覆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襲為徐君。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

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

王後得驥騾之乘。中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驥騾驎騶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乃使造父御，召告

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蔡邕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

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

隨之者，已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

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偃王，厲王無道，淮夷

入寇，王命號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

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

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於申。後越遷

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

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

番朝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渡涓，因王其國，百有餘

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朔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

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滅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

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欽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

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譯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

東夷率皆主著，烹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

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尼學官名於郊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

夷。劉放云：案郵驛中國，有可之不可，通于四夷，自前書皆言使譯，使譯即使者譯，則譯故合，作使譯，案西域傳，論云：列郵置于要路，之於時，則西域都護，於時，則西域都護，所領者亦有郵驛，但

不可以該四夷使驛
當如前書從譯
耳

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

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滅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囊音度洛反其侍

兒於後隻身隻音人鳩反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

來降我因呂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牢音也豕呂口氣

嘘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音也馬亦如之王呂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

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

今畜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呂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

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

猶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呂負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龐大疆

勇而謹厚不為寇鈔呂弓矢刀矛為兵呂六畜各官有馬加牛加

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

呂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

有軍事亦祭天殺牛呂躡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躡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行人無晝夜奸

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

貨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

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呂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

呂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呂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

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

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

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

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

呂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

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

臘月魏志作臘正月
又言在國未尚白蓋
在善善者皆冥子
之遺化也

豕馬以口氣
噓之不死

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

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

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

極寒常為穴居曰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

冬曰豕膏塗身厚數分曰禦風寒夏則裸袒曰尺布蔽其前後其

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自漢興曰後臣屬夫餘種眾雖

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

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隣

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

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曰自資

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曰為夫餘別種故言語

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

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

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賓主部優台使者帛

衣先人武帝滅朝鮮曰高句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部使屬玄菟

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憙暮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

鬼神社稷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星靈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靈星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曰十月祭

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隧神亦曰十月迎而祭之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曰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

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

申魏志作申

魏志作申

魏志作申

為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貂出好弓所謂

貂弓是也魏志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貂王莽初發句驪兵呂伐匈奴

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

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

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貂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

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

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

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

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

魏志作惡

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

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建

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

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

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

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一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

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貂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

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

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圃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

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

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

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曰為可許尚書陳忠曰

煥本紀作

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滅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已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鬥。而自已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練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滅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滅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夾音狹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

魏志作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

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折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為數焉。武帝滅朝鮮。已沃沮地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已沃沮為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已封其渠帥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為使者。已相兼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為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憙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

以魏志本校

子云。魏志曰母丘儉遣王頎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沃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滅及沃沮

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曰禮義田

蠶又置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

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已邊豆其後四十

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

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滅

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曰其地為蒼

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

部音菴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菴曰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

句驪自單大領已東沃沮滅貊悉屬樂浪後已境土廣遠復分領

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

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

侯皆歲時朝賀無六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者耆舊自謂與句驪

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衣

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

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

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

又祠虎曰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

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

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從魚使來皆獻

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

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滅貊接弁辰

果下馬

三韓

以魏志恭校班固下當有皮字

單

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
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
東西曰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其立其種為辰王都目
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
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
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
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曰綴衣為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
魘頭露紵魘頭猶科頭也謂以髮
紫繞成科結也紵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
者輒曰繩貫脊以繩曰大木嚙呼為健常曰五月田竟祭鬼神晝
夜酒會群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復
如之諸國邑各曰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
有別邑為蘇塗

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
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

建大木曰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

不分明
名國者邦
可謂不知
有漢

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
其名國為邦馬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解相別為徒有似秦語故
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
有儉側次有樊祗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
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
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曰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滅倭馬韓並從
市之凡諸質易皆曰鐵為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
扁皆押之曰石扁音補
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
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
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
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武
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謔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
也謔音是光武封蘇馬
謔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滅並盛州縣

不分明
名國者邦
可謂不知
有漢

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

通於漢者二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柔今名邪摩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

推音之訛反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

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

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鵠鵠或作鷄其兵有矛楯木弓其

矢或弓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弓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走

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

竝丹朱坊身說文曰坊塵也音蒲頓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

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弓手而用邊豆俗皆徒跣弓噉踞為恭

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

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

其妻子重者沒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

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弓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

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弓財物如病疾遭

害弓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

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弓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

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

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弓妖

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衣食

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

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

劉孟文當作譯

以鐵為貨丹朱坊身

持衰

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

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音達分為二十餘國

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

海事見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

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

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

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其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鬪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

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扃關也回頑薄之俗就寬

略之法行數百年故東夷通曰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

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佇尼懷憤曰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呂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

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靡末紛亂燕人違

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眇眇偏譯或從

或畔偏遠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五

今人曰倭國為即徐福止而自王者錄矣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八十六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

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呂少女

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

軍首也診侯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呂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

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呂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

得已乃呂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

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岡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

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

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著獨力之衣

僕鑿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鑿字為豎者安穿鑿也結音豎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

南蠻西南夷

李云時
豎有將軍
之稱

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

織績木皮染呂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于寶晉紀曰武陵長沙

雜處五溪之內槃瓠馬山阻險每每常為害採雜魚肉叶槽而號曰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其母後歸呂狀白帝於是使迎

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聲也好人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

意賜呂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呂先

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獨其賦役也荆州記曰沅

陵縣居西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

曰精夫相呼為媿徒說文曰媿女人自稱媿我也音胡朗反此已上並見風俗通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

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於周世黨眾

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

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毛詩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顯允方叔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注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也

明其黨眾繁多是呂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

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晉文侯仇也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

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也莊王初立

莊王名旅穆王之子民飢兵弱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

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卻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也及吳

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

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

口二丈是謂賔布說文曰南蠻賦也賔詳冬反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武

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

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

水入武溪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嶽州經洞庭湖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

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

還蠻緣路微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

狗程用獺皮

謂楚人老以武陵

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尅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

蠻五里精夫爲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二年冬澧中蠻覃兒健等復

反澧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在今荆州公安縣西南孱音仕顏反明

年春發荆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

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衝五年春覃

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

棄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

和帝永元四年冬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

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

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

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澧中蠻

四千人竝爲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屬武陵郡著赤幘稱

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

太守上書言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言爲可尚書

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

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

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

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言澧中澧中蠻果爭貢布

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

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

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

五里亭

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呂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於是呂右校令度尚爲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竝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力平反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

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

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

呂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許人是也萬震南州異物

志烏許地名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間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財貨竝以其肉爲肴俎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爲珍異以食也交趾之南

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呂三象重譯

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呂

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費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

臣其人吾何呂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爾雅曰黃髮

也曰久矣天無烈風雷雨尚書大傳作別風注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

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尚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呂薦於宗廟周德

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自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

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

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胡子嬰齊嬰齊子興也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

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

帥貴長耳皆穿而繩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

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率善人還復破之自

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

召豹為珠崖太守即就也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

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

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

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也

呂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

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

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

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明年南

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

反攻郡徼側者菴冷縣雒將之女也菴音莫支反冷音零嫁為朱戴人詩索妻

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言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

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

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

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

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

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

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邑豪獻生

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

水經注引文州外
城記曰交趾昔未
有郡縣之時土地
有雜田其田從潮
水上下民墾食
其田曰名為雜
民設雜王雜侯
王諸郡縣多
為雜將銅印
青綬

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於是置象林
將兵長史呂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
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
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卓音卓奉詔赦
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
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
便金印紫綬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
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
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執轉盛會
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
餘而兵穀不繼帝曰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
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

調字衍
其王名便

四州各有難發故
先分開說充豫
遠前代未嘗發
以嶺嶺獨言卒
被也
上二條就未發時
利害言之此三條
言發後之利害

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
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
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亾其
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亾者十必四五其不可
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
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曰五
也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
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亾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
割心腹呂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
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呂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
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
呂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

謂前二部兵反
近發尚難何況
四州之遠又就目
前發兵之言言
之

棄地內後光武用
之北邊李公議
行於嶺外

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曰為刺史
太守悉使其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
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必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
轉輸金帛曰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曰封侯列土之賞故
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
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
首捕虜上功不實免馮唐言之於文
帝帝令唐持節赦
尚復以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前書曰舍字君倩初徵為諫議大夫
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
遣使即楚拜舍
為太山太守也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
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到九真單
車入賊中設方略招曰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
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
與相連結交趾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

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二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
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眾至四五百人進攻九真九真
太守兒式戰死兒五
今反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遣九真都尉魏
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眾轉彊盛延熹三年詔
復拜夏方為交趾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
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曰恩信招降烏潯人十
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
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趾合浦烏潯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
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
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矐音審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
鍾離山代本曰原君之
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

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
君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

當曰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其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

從夷水至鹽陽

荆州圖曰副夷縣西有温泉古老相傳此泉原出鹽干今水有鹽氣縣西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竝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

溼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於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出字今並區之

許鹽神莫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

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

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曰虎飲人血遂曰人祠焉

及秦惠王并巴中曰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

有罪得曰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

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鷄羽三十

矢鏃一乘鄭玄注曰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

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澹山蠻雷遷等始反叛

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

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

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諸郡兵萬

餘人討之聖等依憑岨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竝進或自巴郡魚

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

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

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

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

蜀云注少不字

劉攽云注少經字案此脫乃

土紅獨浮

劉攽云巴氏

君可謂

得之明符民

字

又云

三羽當九

十若四矢

為一鏃則

三百六十

無緣得二

百四十九

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

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

昭王嘉之而曰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

租十妻不算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復音福傷人者論殺人得曰俵錢贖

死何承天纂文曰俵給夷贖罪貨也音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夷人安之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

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資錢

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

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喜音虛記反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

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於中興郡

守常率曰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曰恩信降服

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二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

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

州計吏考曰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

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

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

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

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楊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

亦曰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

役筆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

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

役困羅酷刑故邑落相聚曰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曰圖不軌今

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

文王始自丹陽遷於郢續漢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也

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

治蜀者能撫實則足以制羌於此對可保大略

劉備置張飛于閬中蓋將用其人也

詔救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僂昆

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葉榆縣屬益州郡葉或作椽臣賢按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僂昆明今流俗諸本並

作布舊昆明蓋僂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無常自僂東北

有柞都國東北有冉駝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駝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

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曰

竹爲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

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曰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

立後牂牁太守吳霸曰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

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

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初楚傾襄王時遣將莊豪從

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畱王滇池

且蘭有椽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異物志曰牂牁擊船也牂牁地多雨潦

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

可曰爲麩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柃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銀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蕉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檣稻米片又似

麥麩中作餅餌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傍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椽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麩赤黃密緻可食也公孫述時大姓

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越南

志曰番禺縣之西有江浦焉光武嘉之竝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己生於荒裔

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

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每斂縣人也

桄榔麩

桄榔木剛作銀鋤
敗于意根
穉誤特
非荆人尹
珍從學
許慎應奉
南郡於是
始有學珍
字道真

舊唐書

太守能撫定滇
益地者文齊道
李顯景毅四皆
巴蜀人永昌太守
鄭純越雋太守
張翕馮顯立其
產以地近頗習
俗但律已正威
信易守耳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怙。怙奢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尅而還。呂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漑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吏兵馬修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呂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檟、榆、拊、棟連然、滇池建

憐，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

姑復縣屬越巂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

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

退保朱提。

縣屬犍為郡，朱音殊提音匙。

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

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

瀘水一名若水。

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嵩州南，特有瘴氣。二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諺謂葛亮表云：五月度瀘，言其艱苦也。

羣夷聞大兵至，皆

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

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

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

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行也。

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

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

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

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

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尅。朝議呂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

師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顯建策討伐，乃拜顯益州太守。

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顯卒後夷人復叛。呂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呂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二云。少年未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曰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曰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曰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自此以上竝見風俗通也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

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曰來未嘗交

通中國建元二十二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箬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箬以當船也南下

江漢擊附塞夷鹿芟芟音多其種今見在鹿芟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

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沈沒哀牢之眾溺死數

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曰攻鹿芟鹿芟王與戰殺其六王

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

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芟輒被天誅中

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

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

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

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主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

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曰

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

部都尉居嶺唐續漢志六縣謂不
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

越之度蘭倉水也南縣西山高二十里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

倉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

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蜀毼蜀解見

毼未外國傳曰諸薄國女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

桐木華績曰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割國有桐木其華幅廣五尺潔白不受

垢汗先呂覆亾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國志出

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

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

地千年化為伏苓伏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太山有茯苓無虎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也

水晶徐東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孔雀翡翠

犀象猩猩豹獸鄺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顱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

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屬之土人織草為屨數十鞞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屬知其

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

嘗少許又取屬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屬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

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

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

中八郡志曰豹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豹色蒼白其皮溫暖雲南縣

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國志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

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曰為永昌太

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曰為常賦

夷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

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太守王尋奔牂榆哀牢

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

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

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

破虜傷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募義遣使譯獻犀

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揮國王雍由調攬音攬東觀記作壇字遣重譯奉國珍寶

劉三景
唐自是縣
屬永昌後
人不知其地
越城三字

虎魄枕
程珠
珀

自推擇記

劉三景
唐自是縣
屬永昌後
人不知其地
越城三字

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衆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曰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汗澤因名爲邛

池南人曰爲邛河在今嶺州越嶲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大魚長一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

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餽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曠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河唯姥宅無恙說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更後復反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更音側

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曰爲越嶲郡嶺水出今嶺州邛都縣西南嶺山下前書地理志

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

時時出見禺同山在今嶺州揚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標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二

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曰爲軍候更始二

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

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

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

越嶲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

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曰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

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

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

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

曰言其越嶲水以置郡故名焉

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都者瀟水之名恐其地亦有汗澤

地將陷而謂也

蘇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巂郡齋牛羊送喪至翁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

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徵外夷大羊等八

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

煩數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明年永昌

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

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

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牂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已

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

之斬首二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已賞軍士

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

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

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滅死下疑有脫文

天子曰張翁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

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

曰當為先府君故遂已得安後順桓間廣漢馮顛為太守政化尤

多異迹云

祚都夷者武帝所開已為祚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

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列仙傳曰山圖

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

母服於冢間甚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已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

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徵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

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輔梁國寧陵人也在州數歲宣示漢德

威懷遠夷自汶山已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

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已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

朱輔上白狼王等詩三章

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詩周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

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詩人誦詠呂為符

驗今白狼王唐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

山海經曰崦嵫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笮故邛人作人界也

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阻但曰文王之繼負老幼若

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

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

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解見陳今

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本

譯平端劉脾不從我來支匪聞風向化微衣所見奇異知唐多賜繒布邪

甘美酒食推潭昌樂肉飛拓拒屈申悉備局後蠻夷貧薄僕讓無所報

嗣莫支願主長壽陽維子孫昌熾莫稗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僕

厚魏菌多霜雪流藩夏多和雨尋螺寒溫時適瀘離部人多有菌補

危歷險辟危不遠萬里萬受去俗歸德附德心歸慈母仍路遠夷懷德歌

曰荒服之外荒服土地堯堉犁籍食肉衣皮阻蘇不見鹽穀莫碣吏譯傳

風罔譯大漢安樂是漢攜負歸仁路仁觸冒險陝雷折高山岐峻倫辰緣

崖磻石扶路木薄發家息落百宿到洛理瀝父子同賜補道懷抱匹帛懷

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

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

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

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

守

守

守

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田名與徼外三種夷二十一萬口齎黃

金旄牛牝顧野王曰牝結毛為飾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

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關道屬越巂郡殺長吏益州刺史張

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

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三年蜀郡三襄夷寇蓋

陵殺長吏四年捷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

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召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冉駝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召為汶山郡至地節二年宣帝年也夷人

召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

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

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

則違暑反其邑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

案人彼土夷人呼為雕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召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

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本草經曰

靈羊角味鹹無毒土療青盲盡毒去惡鬼安心氣強筋骨也又有食藥鹿鹿麕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

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郭璞注山海經曰毼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鬪敵死乃止其人能

作旄毼斑芻青頓髦毼羊羖之屬青頓髦羖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骨鬼親枳已關耳貫

匈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純芻龍角神龜為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純氏芻也音卑疑反髦即純也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召

為鹽麇羊牛馬食之皆肥麇即麇狼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向人林樹挂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

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牀音子兮反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

乃為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召為武都土地險阻

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

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

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
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
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鄜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
夷所謂積石峨嵋嶽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也

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
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各建也龍領侯韓增

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
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

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
守氏人大豪齊鍾雷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

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

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
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自

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
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脰耳也獸居謂穴居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

海越障累譯曰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巳校尉等編

數都護部守之曹動曰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
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珊瑚虎魄之類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寶燄火毳馴

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

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
之即死績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
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伴爭酒失杯而汗之冀僞怒解衣而
燒之布得火燦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

夷歌巴舞殊音異節
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
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

極然其凶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
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野不得乃歸中國

劉毅三駱
當作駱

故言肇
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仍彼方徼縷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貌也縷體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歧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禮社也建永昌同編億兆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終
後漢書八十六

西羌傳第七十七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及舜流四凶徙

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川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也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已上並續漢書文

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

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

已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已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

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亾則納釐嫂寡婦曰釐力之反故國無鰥寡種類

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

抄暴已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常在山谷短於平地不

能持久而果於觸突已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

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西羌

金行之氣

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王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

王政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

太康失國太康夏啓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事爲弄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夷

后相即太康孫仲康之子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泄啓八代孫帝芒之子也

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之間邠今幽州也岐即岐州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

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

音義曰鬼方遠方也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殷頌及武乙暴虐犬戎寇

邊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爲偶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僂辱之又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梁

山而避於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風郡也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

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

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

季歷爲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

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二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文王爲西伯西有

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采薇篇乃

率西戎征殷之叛國左傳晉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及武王伐商羌髡

率師會於牧野尚書曰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

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

衰弱夷王穆王孫名燮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

獲馬千匹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

廢丘漢曰魏里也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王

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

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

晉人敗北戎於汾隰二水名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

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

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

妘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鄆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

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

隴山呂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獠邾冀之戎狄即狄道獠即

獠道邾即上邽縣葦節葦縣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占戎國秦獲

之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杜預注左傳云楊拒戎邑也潁首

呂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氏杜預注云梁南有霍陽山皆蠻氏之邑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

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

戎強東侵曹魯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後十九年遂入王城

於是秦晉伐戎呂救周事並見左傳僖公十一年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

戊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僖二十二年允姓戎遷於

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東及輶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

曰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

通道呂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

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遺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降秦為謀伐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

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

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

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其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

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

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

隴汧山隴山之間也在今隴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

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

年義渠敗秦師於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

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

年義渠敗秦師於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

屬西河郡

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二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曰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亾餘眾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曰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亾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曰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劓鼻也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曰為俗遂俱亾入三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亾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曰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曰射獵為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

奴為無弋曰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獯戎獯首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騫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畱湟中竝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曰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曰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曰界之眾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畱何

戎獯首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騫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畱湟中竝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曰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曰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曰界之眾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畱何

白馬有戎亦有羌

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畱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

道縣氏音丁兮反五縣並屬隴西郡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

乃度河湟築令居塞今居縣屬金城郡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

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

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

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枹音鈇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

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

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

呂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覘行諸羌其先零種

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呂為畜牧安國呂事奏聞後將

軍趙充國呂為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

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

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

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

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三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先廉

健反又所廉反姐音紫自後呂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呂燒當為

種號自三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

欲耀威德呂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

呂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烽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據

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

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

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

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傲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呂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竝皆強富數侵犯之滇音乃感反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數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

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為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鈇街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為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鈇吾音唐音各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為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鉗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為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

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

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

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

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爲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

咎由太守

長吏安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

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

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已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

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

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已謁者竇林領護

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欺

謬奏上滇岸已爲大豪承制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

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

實已事詰林林辭寤寤窮也乃僞對曰滇岸卽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

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謁者

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後省校

尉官滇吾子東吾立已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

吾等數爲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湍種羌婦吏爲

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

安夷縣名屬金城縣

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

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爲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

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湍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遼將軍

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塞

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

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

威太守傅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

中國尊貴侯伯高爵不欲當徵而書人公羊疑爲賤者固也

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傳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尅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竝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二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臾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

宗是章等類此

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曰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七百戶曰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傳育狃怙邊利狃怙慣習也狃音女九反怙音時制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譚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呂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曰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

兩傳載

當作自擊

順逆不分願招使
還踞故巢子以地利
蓋無所憚矣豈可
謂文德乎能感信
懷服諸種使真不
能爾呼羣聚然
後開諭利害申明
誓約必其不敢入
犯可耳

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
屬國諸胡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召張
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稍召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
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
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為
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召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
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之塞下為設
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
生屠裂汜等召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
友代為校尉友召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構離諸種
誘召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
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雷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

度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
太守史充代為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
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為校尉其秋迷唐
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為寇盜
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名屬隴西郡
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伏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二
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即五校也雍營即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尚屯狄
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
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
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
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

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
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曰爲漢作河
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曰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
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
復背叛乃脇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曰酒
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附漢迷
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讐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
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
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州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
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
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
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

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

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爲害前

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曰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

燒當種起所曰然者曰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

易曰爲非難曰攻伐南得鍾存曰廣其衆北阻大河因曰爲固又

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曰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

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

百亾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曰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

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

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曰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

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

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各部分流左右今在鄯州增畱

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

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

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用或持竹竿木枝日代戈矛或負版案日為楯或執銅鏡

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

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日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尉其

冬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

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

百姓死亾不可勝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畱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朝廷日鄧太后故迎拜騭為大將軍封任

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

鍾羌又沒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

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

以軍敗廷
咸不得進
其時朝廷
政無所此
光

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

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郡時羌復攻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曰

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

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曰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

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軍徵詣廷尉詔獄死

段禧病卒復曰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

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

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

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竝無戰守意皆爭

上徙郡縣已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安定徙美

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馮翊上郡徙衙縣名屬馮翊百姓戀土不樂去舊

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賊

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復

曰任尚為侍御史擊眾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誘殺降者

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

與羌通謀聚眾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

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

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

等將其眾據枹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

百餘級没人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亾從

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

莫為其計策曰杜季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

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

羊二萬餘頭曰界得者界音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

地驅民長賊聲勢
萬一流移不堪與
羌合函救乘之而
則腹心內擾安集
時矣如杜琦王信
其非泉雄之才耳
不如即募邊人募
羌寇用其豪傑
授為將領所得生
口畜產即盡以與
之可不煩朝廷別
發大衆捕逐難自
引也

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前勒
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
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
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
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楊坐徵免
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為校尉參自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
多等率眾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
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眾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
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
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
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
守盛包京師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

仲段顯傳
注中作仲

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
東為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
獲杜季貢率眾偽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
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竝沒死者三千
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自失期軍敗抵罪自馬賢伐領校
尉事後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二千五百人代
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
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
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
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執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
雨去如絕弦百步追之執不相及所引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
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

光下府脫
一等字以
本紀卷補

馳輕兵。召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其夏。尹就召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召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竝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

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

縣名屬安定郡

因合執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

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天破之。

富平縣屬北地郡

斬首五

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

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

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二千戶。遵

召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

臧千萬。已上。檻車徵棄市。没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

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儼。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

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

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

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

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

上河本紀

任尚前部
步隊而難
後之新
爭功則
宋是李
有微運
市常到
此耳乎
惠

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百餘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曰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畱允街而首尾兩端首尾猶首鼠也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亾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曰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音鸞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

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眾散遜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眾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曰奉祖為孝君上曰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曰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上郡龜茲縣有鹽池曰為民利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曰漑水春河漑水春即水確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

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

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

不可謂利。雖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已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

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掾反。張解設

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

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

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

穀粟。令周數年。馬賢已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賢於令居。今音零。其冬

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

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已逼羣羌。皓復坐徵。張掖太

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已屯田近之。恐必後圖。乃解仇詛盟。

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

元年。已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

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縣。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

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

級。四年。馬賢已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

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竝詣實降。賢復進擊鍾羌。且昌且

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

復已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

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

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

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

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

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

徵賢為弘農太守呂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

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衛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

其俗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為亂行三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為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

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

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

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乘竝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

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呂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

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二百所置

屯兵已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

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

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

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

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園後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令任頽追擊

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頽首於筠反遣中郎將龐參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為涼州

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

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罕種羌千餘

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

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

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

三輔漢安元年呂趙冲為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種乃率邑落

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

北界參縣名屬安定郡參音力全反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

餘

當作二君馬賢自內使和也

作庸者

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沖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沖一子為郎沖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河陽縣屬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

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為諸羌所誘將羌眾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

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鷓陰縣名屬安定郡

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

與戰歿沖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沖

子愷義陽亭侯百漢陽太守張貢代為校尉左馮翊梁竝稍百恩

信招誘之於是離南狐奴等五萬餘戶詣竝降隴右復平竝大將

軍冀之宗人封為鄆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

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宋價直皆百珍寶

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

復畔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

元年校尉張貢卒百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為校尉甚有威惠西

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百中郎將段熲代為校尉時燒當八種寇

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

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百濟南相胡閔代為校尉閔無

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

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

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

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

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閔疾復百段熲為校尉永康元年東羌

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

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
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
中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
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
自爰劔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曰西及在
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
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
九種唯鍾最強盛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
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發羌唐旄
等絕遠未嘗往來犛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
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
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

梁書中當
及漢中

羌凡百五
十種

勝兵合可
二十萬人

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
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
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
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
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
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
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
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
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
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曰父名母姓為種其大
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

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呂

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控

惚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

革暫動則屬鞬弓鳥驚桴擊鼓植也革甲也鞬前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鞬鞬鞬音紀言反故永初之間羣種

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

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

唯音火季反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

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驚急即插羽以示急也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

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纒而為虜說文曰微糾緇也纒索也發冢露齒死生塗

炭齒音才賜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呂女君親

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曰邊州難援宜見捐

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

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齒積日防顧

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

奉征討之命徵兵會眾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

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

徵糧粟鹽鐵之積所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

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

離叛之狀已言矣秦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

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

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飈銳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楊雄

曰蒙盾負羽也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

三朝事在桓帝之時
安得與鄧伯等混
而言之中興以後
為惠永初永和最甚
永初之始但送康平
有武略者刺史太守
數人可以應時討定
乃輕發大衆付之不知
兵之鄧騭望風奔此
寇勢遂張又不加討
無所沮勸由是敗者
相繼豈差之暴猛
我用人失也永和復
叛則馬賢等本非
自將加以刻削重資
賂遺權門士卒解
體安望珍寇其壞
亂相尋之實備於
威明求乞自効既
中不能次第列白

言其得失徒申紀
明一將之論追谷前
人斥遠之不早而不
悟隨時彌患各在
其人之駕馭撫綏
事功豈有極乎諸
種勝兵者且二餘
萬人亦非人力得以
誅盡紀明百戰
僅一創之未必能盡
敵而退也亦何取
據彼此妬功之口
盛相強鄙於諸論
此篇尤下不分前後
之事勢不別諸將
之賢愚前則復示
後斥使為辭費
後則承辭餘論
初無特識不作可
也

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
之上不可校計顱音盧廣雅曰顱顱類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窺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
不二二而張負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
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病於心
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
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已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
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
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前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
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
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為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須犀玉之杯熊蹯豹胎臣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
戎平後秦遷陸渾戎於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彊虔劉隴北假僭涇

陽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兵憊外攘憊疾亟也音曰拜反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七

西羌傳第七十七

西川屯鳳蘭氏雷國南

後漢書八十七

西域傳第七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八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

前書曰自李廣利征

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犁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

宣帝改曰都護

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犁發兵攻車師還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

王降吉漢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

元帝又置戊巳二校尉屯田於

車師前王庭

漢官儀曰戊巳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巳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

哀平間自相分割為

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

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爲章和親遂絕西域亦

瓦解

與中國遂絕竝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

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曰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

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

精絕戎廬且末為鄯善所并

且音子余反

渠勒皮山為于寘所統悉有其

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竝復立永平中

西域

都護

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

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呂屯田遂通西域于

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

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慈下並同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

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

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呂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

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

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

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

西域因呂超為都尉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

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

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

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

還續漢書甘英作甘菟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

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

叛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喜基反朝廷呂其險遠

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

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

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呂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

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

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

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

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

閉玉門陽關呂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

書陳三策曰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也西故曰秦海也專

制西域共為寇鈔今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

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

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

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川縣也

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人塞此下計也朝廷下

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窳平

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窳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

歲致金絮繒絲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人主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變侮侵掠而漢

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

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

幣糜於廬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楊雄曰前代豈樂無量府庫單竭杼

柚空虛算至舟車貨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得

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算夫豈不懷慮久故也懷思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

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日單于孤特鼠竄遠

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徼不閉羽檄不行

由此察之戎狄可日威服難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

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

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殖生

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

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

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

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日慰勞吏民外無日威

示百蠻感國滅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臣日為敦煌宜

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日西撫諸國庶尼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

帝納之乃曰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

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

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者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

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六年帝曰伊吾舊膏腴之

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曰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

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

二年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

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曰疎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

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曰為西域傳皆

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

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

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

生葱故名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

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

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

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巳校尉更互屯焉

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

匈奴爭車師伊吾音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

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

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

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者出玉門經

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去洛

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于二百五十一勝
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
其子爲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于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
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
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
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
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
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
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
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
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

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
是南道自葱嶺已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
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癱死評子迎喪
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
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已告敦煌太
守馬達明年已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
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已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
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
曰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
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竝無殺建意
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
何爲復疑卽時斬建于寘侯將輪翹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

劉孟已校
尉未文多
已字但是
和帝以後
並多與字
也

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
斬敬懸首於市輸熨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馬
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曰宋亮代
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熨時輸熨死已經月乃斷
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
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
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曰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漢書

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

子合國居呼鞞谷鞞音九言反去疏勒千里領戶二百五十口四千勝兵

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

千五百二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

同自皮山西南經烏耗前書音義音鷄拏又云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鷄拏反涉懸度歷蜀賓六

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

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

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

雀犬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

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

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盛其東界木鹿城

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

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

劉云按下文云輸熨死已經月此時安得云殺也蓋是不從字

又云漢書作前書大秦下國

條支國臨西海

安息紀作月氏國符拔作符拔

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囚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鞬曰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

城小國役屬者數十曰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墍之

堊節也音火既反郭璞爾雅注

曰堊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

文繡乘輜駟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曰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

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

者即曰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

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

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

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

梘朴子曰通犀天犀有白理

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喙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為駭雞織成金縷蜀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

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曰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曰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

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隣國使到其界首者

乘驛詣王都至則給曰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曰漢

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

闕五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

數種充驗則思之念自後非海中國使如

亦云此係亦未必也

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
 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
 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
 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呂還莫有至條支者又云從安息陸
 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二十里一置置驛也
 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
 為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
 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
 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
 下並同居藍氏城前書藍氏
 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
 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
 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
 國為休密雙靡貴霜於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

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
 滅濮達芻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
 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
 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
 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芻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
 未嘗屬月氏漢書曰為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
 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
 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曰
 成俗浮圖即
 佛也從月氏高附國曰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
 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曰

劉三才

魏志

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
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毳。
毳音它，闔反。毳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
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
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召問羣臣，或曰：西方
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
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
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
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
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隣國有寇，乘象自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

書此者見其通中國者非獨不爾法即明帝之遣使問佛道也

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自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植松、白草。

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諡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

後漢八十九

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曰問大司空竇融曰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曰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曰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曰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賢浸曰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曰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曰示莎車言

遊言是然
迫奪則又
失懷遠之
宜光武此
舉未善焉
願賢以佳
兵自滅耳

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曰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亾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焉塞王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曰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駙鞬為烏壘王又更曰貴人為焉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駙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曰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

堅忍
李三王者
氣象

大宛王延畱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亾歸賢復曰爲拘彌王而遣延畱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正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亾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

劉宗文
正當作王

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曰女妻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子余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反音番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曰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曰其太子爲質約歲給芻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

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己龜

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

疏勒王安國召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支月支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

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

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召遺腹為磐橐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曰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

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勲為守

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獅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

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

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

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

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市其城三十餘里

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

劉去集文三年下少也字

與漢大都尉

劉去集文三年下少也字

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者危須尉黎山國遂
斬焉者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超乃立焉
者左侯元孟爲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
畔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
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
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盧帳而居
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
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
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
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亾山谷間故畱爲國云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

巨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
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盧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
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
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
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
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
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者北道後部西
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
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

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
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竝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巳校尉
索顏欲廢後部王涿鞬立破虜侯細致涿鞬忿前王尉卑大賣巳
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
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巳討涿鞬獲首虜千餘人涿鞬入北匈奴
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鞬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
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卽屬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巳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
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
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
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
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閼吾陸谷壞其
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

劉永建巳校尉案班上文之司馬卽屬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巳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

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
帝召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
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
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
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
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
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
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
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
吏士後部候炭遮續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
母妻子從百餘騎亾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
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

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閣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
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
多為王仍將卑君還敦煌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
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

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之志

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平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

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

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籛金而賜

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纓而繫北闕立屯田於膏腴

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

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巨望大秦拒玉門

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

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城前書杜欽曰剽賓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來

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嵐惡鬼過之必死慈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莫

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

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

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

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靈聖

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眾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

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毘羅城白淨王摩耶夫人可為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眾生

同隨菩薩於天竺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鱉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

受生多所利益也

何云甘英之蹟窮於安息明帝在二班之前皆不載遣使天竺事足明為後人假託也

甘指甘英及安帝末班勇所記注者引法顯語

議甚陸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

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外。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師子兒爾時醉象惶懼而退

南無佛隨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

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

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

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遣謂不

其妙常有欲觀其微。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已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

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經曰爾時毘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

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

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

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

須彌山入芥子等也。尚未足已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

多感焉。精靈起滅滅謂死輪回無窮已因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

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何云疑是此也也然緒語猶未免于兩是之說

贊曰邊矣西胡天之外區。邊遠也音它狄反尚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

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匈猛

李云不以宋景文公李蔚贊之嚴嚴於方叙佛說曰日本多有佛物又言是書之流又言鄒衍在

周未足際不。昔一。上者同言。案魏立太平生君七年詔文之雖言胡人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言

而屋桑葉騰直出。上者同言。案魏立太平生君七年詔文之雖言胡人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言

吾漢人多賴子弟劉元生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者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其實景文李蔚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八

贊又出於此詔文全載魏書雜志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八

西域傳第七十八

後漢書八十八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

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此是單

後漢書八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

呼韓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天之貌也言

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子也各稽侯獬獬音山諫反東觀記曰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烏珠留若鞬單于之子也匈奴謂孝為若鞬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

單于以下皆稱若鞬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鞬也自呼韓邪後諸子曰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興時曰

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薁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

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人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

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與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也至六年始令歸

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

遺金帛曰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

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

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

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

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

得其賞而芳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

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

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

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音鹿音離曰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

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

君字嬪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口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

邪來朝帝敕曰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

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曰示之昭君豐容

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畱之而難於

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闕氏子代立欲妻之昭

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闕氏焉比見知牙

師被誅出怨言曰曰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曰子言之我前

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

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為

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

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

吳漢擊匈奴經歲無利匈奴猶有利於我。此民而空其地使無所食也。漢則不至驚擾。

王嬪前事復詳于此其記繁瑣實也

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三分損二為大半

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

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

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

蹄林課校人畜計蹠音帶又音多因白單于言莫鞬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

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白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

邊八部眾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

皆輕騎亾去白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

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白其大父嘗依

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帝用

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一月

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

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

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

樓櫓置於塞上白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識言漢

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莫鞬骨都

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

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

郎將段郴丑匈奴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

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

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

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

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文馬西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

虜莫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

樓櫓

初立度五原塞外隨聽入居雲中又詔使居西河美稷

都推本部

庭二百餘里共立奠韃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

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綳綬盤音房草名以房草染綬因以為名安車羽蓋華藻駕馭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

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祭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戰曰祭

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日贍給之令中郎

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

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

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

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

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

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日為常匈奴俗歲

有三龍祠常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

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

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

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

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

渠當戶諸官號各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

虛連鞮前書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控犁孤屠匈奴謂天為控犁謂子為孤屠與此不同也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

氏蘭氏冒頓單于時天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

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

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

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

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柳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

且音子
余文

又

四葉不產
於北自三代
插袖錫貢
即為珍果

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
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已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
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
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
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雁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
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巨示善意
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亾虜菓鞬日逐耳非敢
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
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
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
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
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

本有降夷
故因而處
之

至是南匈奴
之眾遂
布滿列郡
成不可徙
還故庭之
勢矣

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
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
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
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
外示富強內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
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
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曰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
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行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今得所也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
修和親臣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
呼韓郅支自相讐隙竝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
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

得體要
而質便

支元帝時郵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殺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

向南款塞歸命自曰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

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

曰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曰成單于忠孝之

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

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郵支是也今單于欲修

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

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曰通禮何必獻馬

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鞞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鞬藏箭為鞞

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

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

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曰戰攻為務

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曰齎言不齎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

便宜所欲遣驛曰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

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曰綵繒不遣使者

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曰酒米分兵衛護之

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

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童子及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千匹令

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曰此為常弔祭其薨者慰其新

者立丘浮尤鞬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于慮鞬單

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來降南

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僮尸逐侯鞬單于適永

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於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

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

此釋其情

見非漢之

力所不能臣

此燭其虛

對上亦富

國尚未安

以下對上

示強

劉云遺書

案文多遺

字樣上文已

有齊字也

李以平字

米字為請

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
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
數寇邊朝廷曰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
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部須
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
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曰
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曰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
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
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
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曰
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
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

將軍下合有節
字下皆然

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臯林溫禺
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曰
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
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
遷濟陰太守曰征西因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時臯林溫禺犢王
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
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天飢肅宗稟
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曰張掖太守鄧鴻行度
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
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
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
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百子余反下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

李云顯宗
為太子能
諫止交通
北庭令而
自忘之耶

劉云案文
行其官當
有字字此
傳凡十處
少皆當
又云案東
傳不為大
將軍之直
為度遼
多一天字
又行當作
為也案
下云劉連
始其為度
遼則取
取遼傳
拜備言
者皆行有
遼事行
當作
劉云案
當作

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
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
奴大人車利涿兵等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
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
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
鞬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
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 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自
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
南所掠生口曰慰安其意肅宗從大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
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堯曰獯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
名終無絲髮之効境垺之人屢嬰塗炭境垺謂險要之地荼苦也父戰於
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

劉宗文
前當作隨

案注當
為茶

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買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傳曰江
海所已能長百川者已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
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
其曲其勅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已還北虜
屬實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與鞬日
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眾已南
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
匈奴大破之斬優雷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
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
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
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已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
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

劉宗文
前當作隨
其胸皮
有脫誤

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今音零，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已兄弟爭立，竝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已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

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一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已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已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已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耗擾不止。單于乃昧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壤郡得已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西夷。其効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已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已秉爲征西

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二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呂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窳音愈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雷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匈奴中地名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逐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尅獲納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耿譚呂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

尉耿夔所破逃亾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遣耿夔卽綬璽綬賜玉劔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昌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呂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旣立爲單于師子呂次轉爲左賢王覺單

安國下宜復有安國二字

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
呂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
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
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
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
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曰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
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
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
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其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
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已威示百蠻帝從之於
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

將去案龍
下當有定

此舉其壞
過重崇非
大矣

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
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
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
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
立亭獨尸逐侯鞬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
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
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薊鞬日逐王逢
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
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
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
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
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

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
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
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
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
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
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
為率眾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懦者斬逗留音豆
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曰致反畔皆徵下獄死曰
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
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
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
降曰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曰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始名烏居戰

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
間為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眾降於是徙烏
居戰眾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
逢侯部眾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駱驛不絕單
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鞬單于檀永元十
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曰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
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曰千數逢侯轉困
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曰
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
敦煌貢獻辭曰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
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二年安帝即位之二年也夏
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

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

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春，檀遣千

餘騎寇常山，中山、呂西域校尉梁慄行度遼將軍，與遼東太守

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慄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

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

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皐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

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

擊敗陳謝死。皐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慄免。呂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

故始為真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

所破部眾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入還詣朔方塞

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餘人脅立為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眾分散，若留在匈

奴或恐更相招引。建元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元年。鄧遵免，復呂耿夔代為

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微將新降者，連年出

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

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呂太原

太守法度代為將軍。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

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微欲與俱去。呼尤微曰：我老矣，

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

子輜重入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

死者殆盡。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

眾代為將軍。其冬，傅眾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呂遼東太守龐參代

為將軍。先是朔方、呂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

將王。匈奴有左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

將王。匈奴有左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

惠云云烏稽侯尸逐鞮單于乃拔号也當接此文而錯出取漢復免以下十五字疑有脫誤劉放云案傳中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設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

匈奴有左單于右漸將王

何云此禦鮮卑
故屯中山北界注

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備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增置緣邊

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

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呂東平相宋

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呂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

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曄病徵呂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

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

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

續與中郎將梁竝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

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

單于開呂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竝謝梟

竝呂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呂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

邑單于雖不預謀殺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

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

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呂羌胡新反黨眾初

合難呂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

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謨孔安國曰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運日

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

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

呂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言等類可服也國家

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

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

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呂待其衰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

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疎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則匈奴之革箭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竝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

錄之此乃兵家之要宜務先所長。已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已

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詣

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

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

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

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冬

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

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

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

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

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

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呂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

順帝永和七年改秋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薁鞬或作薁

為漢安元年也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

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

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璽衛盡用玉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闕氏呂下

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

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

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鬪用古之角抵也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

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進擊

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

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

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二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

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

年桓帝南單于諸部竝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呂張奐為北

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呂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

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

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

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誥故某者即

是其名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之元年六年單于與中郎

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

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為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

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修曰不先請而擅誅殺檻

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修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

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

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

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醫各胡白馬銅等十餘

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

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為亂晉之首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

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

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

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

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呂老王行國事單

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厨泉即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厨泉興

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立呂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

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

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平陽也二十

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畱於鄴畱呼厨泉於鄴而遣去單歸平陽監其五部國而遣去卑歸監其國

秋派

案帝紀作休屠各胡而鮮卑傳休屠屠各兩見則休屠屠各為兩種未可知通鑑止作屠各宜存而攷之

公羊傳曰居正也君于天居正不當

向化四指居正也君于天居正不當

是前趙劉

謂歸河東平陽也

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

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

大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斷獄四百幾至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措鄰亦近也逮孝武亟興

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眾星之相連屬言其多候列郊甸火通甘泉

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

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逐煩樓白至於窮竭武力

單用天財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已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

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亾與殺匈奴相當也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

因爲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服因請款關永爲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薄

于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傲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做備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鐘

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湯

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

匹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

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二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閑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莽篡

位始開邊隙二世謂元帝成帝各爲一世哀平二帝皆續已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元帝之孫共爲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邊隙也續已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

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

與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

賞遺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也

世祖已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邊暇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驕踞

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

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

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帝厭用兵欲修文政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

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已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與以此爲右與韓日

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奉藩稱臣永為外托。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總攬羣臣之策善均

從眾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呂處之馳中郎

之使盡法度。呂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

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讐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規

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

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實憲

耿夔之徒前後竝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

北追奔軍走三千餘里。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空其地三千餘里也遂破龍祠焚芻幕阬十角格

闕氏。械在手曰格音古督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為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震

懾屏氣蒙氈遯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

執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眾居之干時遂為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為內地也

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績勒燕然乃居永元之歲以上始可

預其將來實憲庸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才寧可責其謀慮

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實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

弘也。若從耿國袁安之議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北之弘遠也而實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

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為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實太后臨無北念既威北邊即宜權成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實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

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實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誅之。竝恩兩護呂私已福棄茂天公

言實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哉南北俱存即是竝恩兩護以私已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茂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翁即乃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傳史直筆時復存其實言也。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

憲請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是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

單言單盡也單與殫同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

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

區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迹邊服自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

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廿六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平左賢王豹之子

實憲既失於前曾操加謀於後然憲當國力有餘漢北可復之會故尤當執其咎也

河西當作西河謂西河美稷

若從袁安議不惟異代無匈奴之憂當時亦不致鮮卑轉移徙竊據其地以匈奴餘糧為

邊惠矣

厚齋云劉貢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取

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

終焉故特章其

今觀注引前書謂老翁即天翁其謀甚不李云天公非謂天子猶

太公耳

趙主為... 未詳更以... 見未嘗...

漢主為... 意可... 下尚...

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懷一帝沉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為南北庭也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即插鳥羽其上也野心難悔終亦紛紜

紛紜之事具如上解

文貞公云此贊宏瞻雄深論世有識發于班孟堅匈奴貴相亞是蔚宗論貴中志者

後漢奴列傳第七十九

西川屯鳳章氏雷國南

後漢書八十七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後漢書九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烏桓鮮卑

何云知母有族類己身類非兄之族類耶所謂塞也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曰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曰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曰毛毳為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緝細者為毳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曰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讐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曰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曰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為略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曰為娉幣塔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

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
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躄曰髡頭為
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曰金碧猶中國有箇

步搖箇音吉悔反字或為幘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
侯夫人紺繒幘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婦人能刺韋作文繡

織氎毼廣雅曰氎毼類也氎音
力于反毼音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
銜也鍛金鐵為兵器其

土地宜稌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

乳曰別四節俗貴兵死斂屍曰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

肥養一犬曰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曰

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屬音
之欲反累音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

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
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使命敬鬼神祠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果皆燒之其

約法違大人言者臯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

人告之聽出馬牛羊曰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亾畔為大人

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

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今匈奴
奴別種也今音零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

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

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偵覘也音
丑政反其大人歲一朝

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

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曰報冒頓之怨匈奴

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

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

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

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

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亾畔還為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曰為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郡曰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算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亾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北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曰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曰珍寶烏

桓或願畱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寧城縣名前書寧縣作寧史記寧城亦作寧寧寧兩字通也開營府

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雁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為親漢都尉

劉志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乞降字此下文降時志無乞字遂此設有乞降

鹿音胡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

罪反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

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

千人配上郡屯曰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

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曄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眾

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曄中郎將張奐擊平

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

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

落遼西有丘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

餘落自稱峭王峭七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

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

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曰劉虞

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

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總攝三郡眾皆從其號令建

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

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

等皆曰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

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

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

曰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

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

操即曰柔為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

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

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按著疑行
漢鮮卑傳
嘉平三年
六作休著
屠各

書曰匈奴傳注尾
曰鮮卑六謂師比
提一物語有輕重
耳是則鮮音如屋
也
高桓鮮卑皆因山
名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自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獐、羊、角端牛、弓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有貂、豹、鼪、子皮毛、柔蟬。音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掠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

角端弓者
似即今
灰鼠

李云漢中
之上法
劉云驛官
作譯

敬觀志注
中作欽

賁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畱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執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呂家

後漢書

五

二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
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
校尉所居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

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
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

得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

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
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

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
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且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

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
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

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
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

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
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

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
功曹楊穆己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

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
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竝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

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雁門定襄遂攻
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爲數道

攻南匈奴於蔓栢縣名屬五原郡也莫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
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

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

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晹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眾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眾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晹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漵音所救反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君。陽嘉元年冬耿晹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廩率眾王侯咄歸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眾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晹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沈金印。

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穠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亾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己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歡音昌院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鈔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負率南單

檀石槐勃興漢北乃再世而京不能為中國大患。則永嘉喪亂豈非天實為之。東魏志注云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

兵難遠度而音
自詭二春城方
張冠勝遂驕

喪敗必矣

何云伯咄文此篇
最善然鋪陳前
代事少前裁又
虛計二截自許有
成慮六未確以
事勢成敗相質
才識為不遠班氏
也

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雁門殺數百人犬抄掠而去
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
竝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負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
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
而寇鈔滋甚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
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
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
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鈔殺略不可
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屠各追擊破之
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
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已來二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
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

皆仿匈奴
故頭

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
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
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猥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漢有閼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閼顏山斬首萬餘
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
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
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
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
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賣鹽者鈇
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
二千面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
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算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
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
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竝
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
等衣繡仗斧分部逐捕也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
相車

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

諫伐匈奴之辭夫曰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

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

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曰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

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

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煩鮮卑種眾不

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

發眾人轉運無已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

蚘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瘰疽蚘音介搔音新到反坤蒼曰瘰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疽猶惡創也方今郡縣盜

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

書之詬詬恥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

垣所曰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蹙國解見西城傳豈

與蟲螳較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

盱食乎盱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眾所謂

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

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曰逆執事廝與

之卒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與眾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

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

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

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

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曰相贖

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曰發德音也夫

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

作令

劉案當作賦

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保

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二十萬眾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善

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境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

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班

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

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遠啓疆對楚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

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

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

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

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眾日多。田畜射

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鳥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

流。從子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

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

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鈔性貪淫。斷法不平。

眾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

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

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

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

之士。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

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已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鳥相傳云無世
業相繼鮮卑習
俗本與之同至檀
石槐後乃世傳
龍有慕容氏
也

初讀此書。嫌其訛誤。乃多及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重。不如班書也。

嘉靖中南京國子監開者。注徑刑削。此猶完書。故是一長。其舊本不差。此後滋謬。字略。乃隨文。

後漢書列傳卷第八十 改定云 庚子冬 日焯記

鳥集魏志
注作鳥侯
倭人魏志
注作汗人
下倭人國
作汗國

... 漢書卷九十八 ... 後漢書九十八 ... 卷九十八 ... 後漢書九十八 ...

第八十終



氏書印

後漢書九十八



A

